

編者的話

《王生家史》，发表于《河北文学》一九六三年十月第十期。这个作品很受农村讀者欢迎，他們建議我社出版单行本。我們已征得张朴同志的同意，并又作了些补充，定名《重見光明》出版，以滿足讀者的要求。

王生家史的内容分为两段，一段是黃連鋪成的，一段是蜂蜜写成的。这本书，通过王生一家的历史，深刻而形象地反映了我国劳动人民在党的领导下，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。王生走过的路程，也是我們劳动人民走过的路程。

不懂得过去的苦，就不懂得今天的甜。我們的青年一代，是在甜里生、甜里长的，他們对前一輩人所受的压迫、剝削沒有亲身体会，对阶级斗争缺乏知識。因此，不知道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得来的，对前一輩人为什么要革命，自己这一代人为什么要继续革命，坚决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等道理，了解得不深刻。就是过去受过阶级压迫，吃过苦的人中，也有个别人好了伤疤忘了痛。要是能够认真讀一讀这本书，仔細想一想，将会从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。

一九六四年七月

旧社会里，地主立家譜，为的是“光宗耀祖”，巩固其封建統治地位。新社会里，我們替劳动人民写家譜，为的是牢记阶级仇，不忘党的恩，教育子孙后代，永不忘本，永远革命。劳动人民的家譜分两段，一段是黃連鋪成的路，一段是蜂蜜写成的书。

昨 天

——昨天是黑夜漫漫

在遵化县建明人民公社，誰都知道王生是二十三戶“穷棒子”的苦头头。王生怎么样苦？有人說：他的苦处象山澗的流水，弯弯曲曲說不到头。王生怎么样穷？有人說：他穷得象荒山河滩的一块石，全身光溜溜，啥也沒有。在旧社会，人們說穷是王生的命，苦是王生的身，穷苦纏着王生家四代人。

三 条 活 命

王生的祖父叫王玉，是个受苦的庄稼人。所生

三男一女，王生的父亲王凤山排行第二。全家十口人过生活，日子虽然困苦，倒也过得去。到了光緒二十一年，刚交头伏，天下起連阴雨，一連四十七天沒开晴。山洪暴发了，庄稼冲跑了，河滩里的大水翻着白花，村里的茅屋漏的漏倒的倒。受苦的穷人藏沒处藏，躲无处躲，做工沒人雇，討飯沒人給。王玉老汉家十口人病倒了七口。旧話說：“穷人生病閻王討債”，糊口尚且不行，哪有錢来治病。就这样，七个病人一个接一个的死去。热热闹闹的一家人，一場天灾家破人亡，只剩下王玉老汉和两个儿子三条活命。

父儿仨忍飢挨餓，熬过了残冬，盼来了春天。山坡上露出了野草，树枝上钻出綠芽。王玉老汉决心要重整家园。父子們打短工、做零活，白天上山割草，夜晚在村拾粪。沒黑天沒白日地苦扒苦曳。

这一天，本村地主王家老掌柜的，看見王玉老汉家的粪堆，心眼里乐了。他慢悠悠走进王玉老汉家，这看看，那瞧瞧，对王玉老汉說：

“老玉呀，你們家这么多的粪肥，不想租点地种嗎？”

土是庄稼人的根，地是庄稼人的命，王玉老汉早就有租地的念头，只是担心家里太穷，沒人租

給。今几个老掌柜一說租地，他心里通地一跳，可又一轉念說：

“想是想呀，可誰又租給咱？”

“那好說呀，”老掌柜嘿嘿地笑着，“亲不亲老乡亲。”說着他的眼围着王玉老汉的院子东张张西看看。“我租給你一点吧。”

“真的，老掌柜？”王玉老汉赶紧問。

“我什么时候說过玩笑話！可就是……”老掌柜更仔細打量着院里的东西，“你拿什么作抵押呢？”

王玉老汉一下子泄了气，他垂下头，蹲在院子里，說：“是呀，要錢沒錢，要东西沒东西，还是租不起呀！”

老掌柜嘿嘿一笑，两眼盯着王玉老汉的三間茅屋，說：“咱們乡里乡亲，好說話。用你这三間房子作抵押吧！”

王玉老汉突然抬起头来，两眼直呆呆地看着茅屋，說不出一句話来。

老掌柜說：“这也是咱們这一带的老規章，租地总得押点东西。其实，你不愿意也就算啦，房子是你的，地是我的，两不相干。”他看着那堆粪肥点着头說：“可惜这堆好东西！”一面說，迈开方子步向門外走去。

王玉老汉突然站起身来说：“地，我租下了！”

只因为租下了地主的地，三条活命又葬送了两条。王玉老汉过日子的心胜，决定让两个儿子在家经营租来的土地，自己给地主去当长工。

这一年，秋庄稼快熟的时候，地主怕穷人偷庄稼，让王玉老汉睡在地里看守。这一带常常闹土匪，王玉老汉总是战战兢兢的。这一天，天刚摸黑，王玉老汉在窝铺里升起一堆柴火，烧他那当晚饭吃的两个窝头，这时山头上忽然响起枪声，有人喊道：

“土匪来了！”王玉老汉钻出窝铺撒腿就跑。跑了一程，忽然想起自己的被子还在窝铺里。一条被子对于穷人来说，可非同小可。他拼着性命又奔回窝铺，这时柴火已经把窝铺烧着，他心里一急，一头扎进窝铺，窝铺倒塌了，把王玉老汉压在下面。他抱着被子，挣扎着钻出来，就昏迷过去。直到第二天下午，东家不见他回来取饭，打发人一看，原来他被火烧得躺在地里，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。

王玉老汉回到家里，昏昏迷迷躺了几个月，他舍不得叫儿子拿一个钱为他治伤。临死的时候，他还对儿子们说：“地是根，没有地……就会死在……财主……手里……”话没说完就咽了最后一口气。

这一年王生已经八岁。爷爷王玉死后，日子更

加困难。这一年赶上夏旱，热风吹得天象个干锅一样，几十天没下一个雨点。租种地主家的沙滩地，正好种的打瓜，瓜秧被太阳晒焦了。王生父亲的脸色也象是晒焦了似的，他不怕辛苦，又赶种上了晚豆子。幸好赶上了一场小雨，豆子出来了，可是到了阴历八月初，又下了一场早霜，豆子被打死了。辛辛苦苦一年的劳动落了一场空。王生父亲正焦虑一家人的生活，地主又来收租。地里颗粒未收，哪有粮食交租。就这样，地主收了地，又把王生家的四间茅屋（后来又接了一间）顶了租子。王生父亲一气之下，得了气结病，卧床二年死去。

两个苦命人

王生的父亲死后，家里的全部财产，除了发送父亲，一无所剩。当父亲入土之后，母亲哭着说：

“孩子们，你妈没有能耐，再也养活不起你们了，你们各自逃命去吧。”

全家抱头痛哭，难舍难离。

王生给地主扛活挣一点钱，帮助母亲养活两个弟弟。这一年王生整二十岁，个子虽然不高，长得却象个铁打的汉子，再加上他为人忠厚，少言寡语，干活牢靠，不怕受苦，周围的人都很喜欢他。

有些人常和他开玩笑說：

“王生，二十岁的大人了，該成家立业娶媳妇了。”

王生有时笑笑，有时就回答一句：“誰肯把閨女往火坑里送。”

天下真有这样奇巧的事，正当人們这样开玩笑的时候，有一个姓樊的“花子”，愿意把閨女送給王生作媳妇。人們笑着說：“这可真是門当戶对。”是呀，除了王生这样的人，誰又愿意討要飯吃的閨女作媳妇呢。

常言說：不爱金，不爱銀，穷爱穷心內亲。樊家的閨女是个有心人，一定要亲眼看看王生。王生剃了剃头，洗了洗脚，走进一座破庙里去相亲。樊家的姑娘一見王生，看了看头，瞅了瞅脚，把头一低，打心眼里喜欢上他。可是王生头不敢抬，眼不敢看，活象个泥胎站在那里。樊家的姑娘心里想：

“你說句話呀！只要你說句話，我就跟着你走，就是天边海緣我也不怕，只要是离开这人罵狗咬的日子。”

王生心里想：

“只要你不嫌我穷，我保险对你好，就是把我这身力气使尽了，也让你受不了屈。”

姑娘心里想：

“怎么他不說話？莫非是个哑巴？”

王生心里想：

“一切都由你决定，你說中就成，你說不中咱就走。”

姑娘实在憋不住了，心內着急，可一个姑娘家又不好問什么，只好說：“你老站着干啥？坐下吧。”

王生說：“庄稼人站慣啦，不累。”

就这样一句話，这門亲事就定了。

王生要結婚了。有錢人結婚有酒席，有鼓乐，有洞房。王生結婚連个住处也找不到。难道說新婚夫妇还象花子似的去住破庙？樊家的姑娘坚决反对，她說：“我住破庙住了十几年，从嘎啦一声住到这么大，結婚出門子——人家都說这是人生大事，就不能换个地方嗎？”說着滾下泪来。王生想来想去，忽然想起西鋪西头有个大車店，王生夫妇就在这个大車店里入了洞房。

按王生当时的說法是，人不該死終有救。过了些日子，东鋪的地主要找个看院場的，院場里有一間破茅屋，茅屋的草頂实在是太破烂了，地主答应只要場院看得好，轉年給換一个新草頂。王生夫妇就搬进这間破茅屋。誰知道，这間破茅屋就成了王

生全家悲惨生活的开端，就成了多年討要生活、一件一件血泪史的“見證人”。

王生夫妇尽心尽力地替地主看場院，出力卖命地为地主干活，可是换屋頂的事地主再也不提起。一年、二年过去了，王生夫妇生下第一个孩子，头頂上还是那堆破烂草。王生夫妇又生下第二个孩子，那正是阴历五月間，刮着急风下着暴雨，屋頂漏着水，有的地方眼看着往下塌，王生用树枝棍子頂住架住，可是风越刮越大，雨越下越急，閃电雷雨震得茅屋直摇晃。忽然，有一块屋頂塌下来，风雨一下子扑进茅屋，王生的大儿子哭叫着，王生急忙抱着茅草去堵窟窿，雨水，泥土，烂草順着王生的头頂滾下来，烂草泥水糊住了王生的眼睛，……

一場暴风雨躲过了，第二天，王生的眼睛肿起来。他以为鬧一两天就会过去，誰知道越鬧越厉害，想治治沒有錢，地主却催着上工，孩子老婆又需要人伺候，王生心里火烧火燎地着急。眼睛越肿越厉害，直鬧了一个多月，才漸漸地消下肿来，王生睜开眼睛一看，啊！天地怎么变了样？到处是一片昏暗，看不見南山，看不見树木：只听見鳥叫，看不見鳥飞；河里的流水嘩嘩响，看不見河水往哪边流。他伸手揉了揉眼，用力把眼睛睜大，可

是什么也看不见。“难道？难道……”他不敢想下去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闭起眼睛，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切心事都涌上心头：上有老母，兄弟年幼，下有老婆，孩子更小，都需要他养活，他不能瞎！他不相信自己会瞎，站起身来，磕磕绊绊地奔了河滩，摸到小河旁，他捧起水来洗呀洗呀，直洗得眼睛发酸，睁开眼睛一看，眼前还是一片昏暗。山在哪？树在哪？村在哪？河在哪？他分辨不清楚。王生一下倒在河里。从此，这个铁打金不换的汉子，再也看不见这个世界了。

王生瞎了眼睛，全家哭得象泪人儿。母亲可怜儿子，就拉起棍子，带着两个兄弟沿村讨要起来。这五十多岁的老人，怎么经得起这跋山涉水，东村跑西庄奔，人骂狗咬，飢一顿饱一顿的日子，整天价唉声叹气，泪水洗面。有人见她可怜，就劝说她：“趁着不算太老，往前走一步吧，也救救两个孩子的命。”起初，王生母亲听了这话只是摇摇头，当作耳旁风。后来日子长了，眼看着儿子的眼睛没有指望，再不愿意给儿子添更多的烦恼，年纪又一天比一天老了，讨要也一天比一天难啦，就起了嫁人的念头，可是一想起另归别姓，心里就象刀搅。这一天，王生的母亲奔跑一天，没要到一点

东西，小儿子哭着叫着喊餓，王生媽心一橫，就把王生叫到面前說：

“孩子，不是媽心狠，是媽的命不好。世界上千条道万条道，哪条道媽也走不通。別怨恨媽，媽知道对不起你爸，对不起你們，可老天要媽这样作，媽又有啥办法？将来死在九泉，你能在爸面前替媽說句話，証实一下媽的心，就算媽沒有白养活你一場。媽……要……”

王生媽再也說不下去。

王生跪在媽面前哭着說：

“只要媽不走，儿子就討着要着也要让媽吃飽……。”

媽低下头，再也沒有說什么。

活，活不成！死，死不得！

媽媽改嫁，媳婦生病，孩子要吃，家里无粮。几根繩把王生的心絞得象条麻花。无奈何只有自己拉起棍子去討要。可是一想，自己乍瞎失明，路不平，脚无根，山有多高？水有多深？庄在哪方？門在何处？如何要法？左思右想愁思千万，无路可走。忽然儿子跑來說：“爸，我領你去打水。”這句話提醒了王生，要是让儿子坐在自己肩上，他的

跟我的腿，不是可以出去討要嗎？兒子聽說和爸出門，高興得跳起來，王生不覺落下淚來，心想：

“小孩家，怎知道這樣出門的難處！”父子倆拉着棍子走出庄來。碰到高崗，兒子就喊上坡，碰到坑洼石頭，兒子就喊繞路。就這樣，走村串庄，東西要的倒是不少，直到日平西，兒子要回家，王生也結記家里的病人，就肩起兒子奔家走來。一天奔波，



儿子劳累了，坐在父亲肩上直打磕睡。王生不見儿子說話，以为是路好。可是覺得脚下坑坑坷坷不平，剛想問儿子，脚下一空，父子俩順着陡坡栽下去。儿子大声的哭叫，王生双手和磕膝盖流着血，父子俩抱在一起痛哭起来，王生心里想：“天呀，你叫人怎么活下去！人到了这一步，不如死了好。”可是孩子一面哭一面喊：

“爸爸回家，想媽媽。”

王生心如刀絞，只好爬起来拉着孩子奔了家。

儿子再也不愿意跟王生出門討要，一家人只好餓肚腸。

这一天，天下着小雪，到了中午一家四口还水米沒沾牙。大人还可忍耐，孩子却不停地哭叫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要飯的老徐珍搖搖晃晃地走进門来。老徐珍也是靠討要过活的，这几天臥病在床，今天实在忍受不住飢餓，才勉强爬起来。他問明了王生家为什么哭叫，叹口气，搖搖頭說：

“唉！一样的命呀。好，我也正想出門要口吃，我領着你，你扶着我，一块去吧！”

雪已經把山路盖住，北风卷着雪絲在山坳里尖叫旋轉，山路泞滑，行人稀少，在灰蒙蒙白茫茫的山路上，只走着一老一瞎两个要飯的。

常言說，下雪要飯最不是时候，有的人家关門閉戶，围炉取暖；就是不关門閉戶的，任你再喊再叫，他也不肯冒着风寒給你送出一點東西來。老徐珍領着王生奔走了一天，只要到几口冷湯，几把猪食。肚內无食，身上寒冷，北风越刮，大雪越下。眼看着天气漸漸地灰暗下來，老徐珍搖搖頭說：

“看来，今几个这根腸子又得閑起來。好，这附近处有个破庙，我領你去过夜。”

两个人走进破庙，觉得比外面暖和多了。老徐珍哈哈手，把庙門关上，怕风吹开，搬过供桌來頂上門，两个人背靠着供桌坐下，誰也不說話。过了一会，老徐珍因为由冷乍暖，突然咳嗽起來，王生赶紧給他捶背。一陣咳嗽过后，两个人又默默地坐起來。忽然王生叹了口气，心想：老婆、孩子不知这一天是怎么过去的？老徐珍好象看見王生心事似的，就对他說：

“睡吧，別瞎想啦，老天給咱穷人安排的就是这样的命。”

飢餓燒腸，千思万慮，加上身上越来越冷——才进来时那点温暖也不知道跑到哪去了。怎么能睡得着！老徐珍又咳嗽起來，王生不断地为他捶着。老徐珍喘过一口气來說：

“既然睡不着，咱爷儿俩说一会话吧。”

“中！”王生急忙答应着。可是心里想，有什么话好说呢？

老徐珍说：

“我小时常听奶奶说，南山有个仙人会种葫芦，葫芦种在最高的山顶上，每天日头出来第一个照见它，葫芦要长一百零九天，要用一百零九眼泉水来浇它，少一眼也不行。仙人养着一对金鸽子，每天夜间，下山含水浇葫芦，浇到一百零九天上，不要等日头出来，就要把葫芦摘下来，这个葫芦就成了宝葫芦，要什么只要一拍它，就来什么……”

“大爷，你说这个干什么？”王生奇怪地问。

“孩子，你不知道，”老徐珍停了一下说，“今个白天咱们路过烧饼铺的时候，你没看见油炸的麻花吗？我已经三十年没吃过那玩艺了，要是有个宝葫芦，能要个麻花来吃，我就是死了，也心满意足了。”

王生心里一阵难过，赶紧说：

“大爷，明天咱想法买一个麻花。你干什么老说死呢？”

“不，孩子，我是吃不上麻花了！”说着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，王生赶紧替他捶背。老徐珍继续

說：“據說死了比活着好混，不用吃东西。不过还得穿衣服，还得要有錢，听说三十六道鬼門关，关关給錢才能过得去……”

奔跑了一天，王生不知跌了多少跟斗，已經够劳累的了，虽然身上寒冷，可他漸漸睡去。等王生醒来，天已經亮了。他觉得身上有个东西，一摸是老徐珍的破棉袄。再摸摸徐珍，他直挺挺地躺在地上，渾身冰凉，早已經死了多时啦。王生哭着从村里喊了人来。村里人問明了徐珍家里没人，就对王生說：“你走吧，我們把他埋掉。”王生一定要等着埋了再走，村里人怕他再死在这里，两个人架着把他送出村去。

王生一路走着，徐珍的影子老在他眼前晃，徐珍的話老在他耳旁响，好象这些話句句是在說他，将来他老了就是徐珍这样下場。想到这里不觉渾身打了一个冷战，直觉得天轉地旋，心內一陣痛酸。他忘了朝哪个方向走，也忘了走的是什么样的路，坎坷絆絆，高一步低一脚，忽然脚下一滑，整个身子直栽下去，咚的一声，被水噲了一口。他急忙抓挠着爬起身来，用手摸了摸，有溜腰深的水，周围是圓的砖墙，他这才明白是掉在井里。他大声喊着：“救命呀！有人掉到井里啦！”喊了几声不見

有人来。他慢慢地靠在井边上想：“喊人干啥呢？这不是死的好机会吗，把头一扎，人不知鬼不觉地就完了。”他刚要把头扎下去，忽然想起老婆、孩子：“我死了，他们怎么办呢？谁来照管他们？他们怎么活下去？不能死，为了孩子，说什么也不能死！”他抬起头，大声喊着：“救命呀！救命呀，有人掉到井里啦！”他一面喊，一面围着井帮转，用手摸索着，想找到一点什么东西攀登上去。可是井帮上长满鲜苔，非常光滑，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。

他喊得精疲力尽了，就站下来休息。水浸湿了他全身的衣服，阵阵冷风由井口吹来，冻得他瑟瑟打战。他心里想：“完啦，看来今天是非死在井里不行了！”这样一想反倒安心起来。觉得这样死了倒对得起孩子们，他自己叨叨念念地说：

“孩子们，孩他妈，别怨我，不是我心狠，抛下你们不管，是我命该如此。以后你们怎么活下去，全靠你们自己啦，一百斤的担子，你们自己去担吧！”说到这里，泪珠刷刷地滚下来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传来了脚步声，“咚”地一声，一只箩筐顿在井台上，王生急忙喊：

“救命吧，有人掉到井里啦！”

“你是什么人？”是一个年轻人的声音。

“要飯吃的！”

“要飯吃的沒长眼，为什么单往井里掉？”

“我是瞎子，看不見。”

“瞎要飯的，你把整个井都弄脏了，还叫人救你！”說着担起簰走了。

王生急忙喊：“行行好，救救命吧！”

可是脚步声越来越远，已經听不見了。

王生一陣心酸，說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过了一会，又来了几个人，他們系下一只筐，把王生拉上去。一到上边，北风一吹，王生渾身的衣服馬上冻得硬梆梆，象鉄板一样，冻得他得得打战。这时候那个年輕人站在旁边大声对王生喊道：

“你个臭要飯的，把整个井都弄脏了，你不給淘井你走不了！”

一个老汉对年輕人說：

“也不能怪他，他是个瞎子，愿意自个儿掉在井里？”

“你們都是一类貨！臭要飯的。”

老汉急忙把王生扶到家里，一进家門，老汉啐了一口，罵道：

“有錢的崽子，說話也不怕缺德！”

老汉生上一盆火，让王生烤着衣裳，又問王生



吃了飯沒有？王生說：

“不吃啦，哪還有心火！”

老漢給王生端來一碗高粱米飯，澆了一點熱水，讓王生吃。王生吃了一點飯，覺得身上暖和一點，衣裳也烤干了，就爬在地上給老漢磕了個頭，說：

“你老人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。”

老汉急忙拉着他說：

“別說這話，我也要過飯，唉！這要飯——受罪、挨罵，一句話，比死了強點。別說了，你趕緊回家吧。”

老汉把王生送到村外，指給他路，王生又再三謝過老汉，就順着山路走下去。

不打走鬼子汉奸，連飯也要不成

一九三五年大汉奸殷汝耕就把冀东二十二县出賣給日本帝国主义。一九三七年抗战开始，日本侵略軍的軍帽、皮鞋和刺刀也来到遵化县一带。人們到处傳說着，八路軍中有个叫老包的（当时冀东軍区的副司令員包森同志），帶着一支神兵，到处打击日本鬼子和治安軍。吓得鬼子和治安軍修起了崗楼，蹲在窝里准备挨打。

四十里鋪也来了八路軍，收了地主王維平的枪，王維平全家老小收拾东西夹着尾巴，跑到遵化城里去了。

敌人修起崗楼，到处杀人放火，王生已經好几天不敢出去要飯了，无奈飢餓难挨，这一天硬着头皮拉着棍子走出村来。他刚走到三屯营的村边，忽听枪栓响，传来一声人不人鬼不鬼的喊声：

“什么的干活？”

王生虽然听不懂他的话，可知道是日本人，就赶紧说：“要饭的。”

“嗯？你的八路的，死了死了的有！”

王生根本听不出来他嘟囔的什么，只好说：

“好，好。”

日本人也听不懂王生说的什么，只是见他站着不动，就端起刺刀向他冲来。

王生因为瞎，根本看不见刺刀，眼看刺刀就到他面前啦，他仍然站着不动。日本人摸不着是咋回事，反倒吓了一跳，赶紧趴倒了。正在这个时候几个治安军走过来，为首的是一个拿手枪穿便衣的汉奸，见了日本人他赶紧低头哈腰，说：

“太君，中国人的我们对付。”

日本人赶紧站起来说：

“他的，八路的干活。”

“八路军的探子，好，给送上门来了，捆起来！”那个汉奸向几个治安军一挥手。

几个治安军把王生捆在一棵树上。那个汉奸问：

“说实话，你是干什么的？”

“真的是要饭的。”

“要饭的！他妈的装得到匀实。什么村的？”

“四十里鋪的！”

“四十里鋪是八路窩，你說，你們村住着多少八路軍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整天价要飯吃，不在家。”

“不在家？那你們村給八路軍送过多少双軍鞋你知道吧？”

“我是瞎子，看不見。”

“他媽的，不給点厉害，你是不說实話呀，上刺刀！”汉奸向治安軍們大喊了一声。

嚓！嚓！王生听到上刺刀的声音，同时十来把刺刀貼在王生臉上和胸前。

汉奸大声問：“你說不說？”

王生的心噦噦地跳着，他顛顛抖抖地說：

“我真不知道。”

“他媽的，还硬，給我刺！”

十来把刺刀尖漸漸地刺进王生的肉里，王生覺着完啦，就大喊一声：

“我什么也不知道，要杀就快点把我杀了吧！”

“怎么？你愿意死？沒那么容易。收起刺刀，給我打！”

治安軍們用刺刀砍了几条树棍子，沒头沒脑地抽打着王生。起初王生还叫喊几声，后来直覺得头

晕眼花，一道血流从额角流到脸上，他连出声的气力也没有啦。

一个治安军对汉奸说：“别打啦，快死啦。”

另一个治安军搬起王生的头看看，小声地说：

“他真是个瞎子，看样子不象个八路军的探子。”

汉奸掰开王生的眼看看，又用手在眼前晃晃，对治安军们喊：

“给我押回去。”

王生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，街两旁有些看热闹的认识王生，就小声议论起来：

“这不是要饭吃的瞎子吗，怎么也把他捆起来了？”

“是呀，一个瞎要饭吃的，可有什么罪？”

汉奸听到这些话，就问人们：

“你们认识他吗？”

一个和四十里铺有亲戚的人，走出来说：

“认识，是四十里铺的，瞎子，整天价在这一带要饭。”

汉奸对治安军说：

“叫他滚蛋！以后再不准到这村来。”

治安军解开绳子，把王生一推，王生一头扎在

地上。等站起来，觉得天转地转，用手擦了一把脸上的血，趑趄趑趄地走出村来。他一路走一路想：“要打不走鬼子汉奸，连饭也要不成了。”

离开猪狗生活，过着牛马日子

王生在家养伤，老婆带着孩子出门讨要，在闾屯村小儿子又被地主家的狗咬伤，娘儿俩哭哭啼啼转回村来。村里人们看着他们娘儿俩可怜，就纷纷地议论起来：

“看，这媳妇年轻的多可怜！”

“是呀，跟着瞎子要饭吃，还不如自己走个主呢。”

这时候有个叫王兴的走过来，对王生媳妇说：

“这样兵荒马乱的年头，怎么能要着东西，还不如找地方伺候伺候人，混碗饱饭吃。”

王生媳妇叹口气，说：

“哪有那样地方，就是有，人家也不愿要咱这要饭吃的。”

“遵化城里有，就怕你不去。”

“能带孩子吗？”王生媳妇是离不开孩子的，再说，带出孩子，就带去一张嘴。

王兴想了想说：

“带一个孩子，白吃饭，不挣钱。你回家跟王生商量商量。”

晚上，王生媳妇把这話一說，王生想了想，叹口气說：“你們娘儿俩逃活命去吧！”

王生媳妇来到遵化城里，王兴把她領到一家，进门一看，原来是四十里鋪地主王維平家。自从王維平离开四十里鋪跑到城里，就投靠了日本人，当了汉奸区团长。王維平的媽得了屎癆（慢性腸胃炎），全家人誰也不愿意走近她一步，在城里雇人侍候，人家一听說是这种病，没人愿干，这才把王生媳妇找了来。

王生媳妇一看是地主王維平家，从心眼里不高兴，可是事已至此，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。

王維平的母亲是个尖嘴猴腮的老婆子，因为长期拉肚，脸色发青，两腮深陷，脑袋活象个落干了的瓢葫芦。她整天象猪似的哼哼，怨天恨地，不住声地罵着人。不住气地拉着屎，說拉就拉，一时盆子拿不到，不管被上炕上，一拉就是一大片。可是她吃起飯来，还能頂个小伙子。王生媳妇每天要为她刷五、六次被褥，六、七次炕席。因为王維平家买水吃，不准用家里的水，刷被褥得跑到城外护城河边去。刷炕席只給一点点水，却要刷得非常干

淨，不准留下一点味。每次刷完，老婆子都哼哼着象狗一样，把鼻子伸到炕席上嗅起来，要有一点味，就抓起拐棍，不管脊背、脑袋一顿乱打，祖宗三代的一顿臭骂。王生媳妇过的就是这种日子。

王生媳妇每一次到城外护城河边刷洗被褥的时候，眼望着家乡的山巒，滚下泪来，心想：“躲开了猪狗的日子，过上了牛馬的生活！”

母子俩每天吃的不是橡子面就是豆腐渣，偶尔吃一次玉米面窝窝，还有限制，母亲两个，孩子一个。就这样王維平的老婆还常常罵街：“吃，吃，吃：象猪一样，就是知道吃！吃起来沒完。”

大人挨餓尚可忍耐，孩子可怎么受得了。小儿子整天围着母亲哭着喊餓。媽媽只好把东西給了儿子吃，自己餓着。

有一天，王維平的儿子拿着一个白饅头在院里玩，王生的儿子吃着手指头，不停眼地看。王維平的儿子撇撇嘴，掰下一块饅头，喂了他家的小狗。王生的儿子使劲咽一口唾沫。王維平的儿子又掰下一块饅头，丢在地上，对王生的儿子說：

“你来学狗爬，就让你吃了那块饅头。”

王生的儿子太餓了，就照他的話做起来。正在这时，王生的媳妇走出門来，她一看，气得脸色焦

黃，就大喊一聲：“站起來！”

王生的兒子一見媽媽，就抓起饅頭，投在王維平兒子的臉上。王維平的兒子哭叫起來，說王生的兒子打了他。這一下可闖了大禍，王維平的老婆闖出屋來，千花子、萬窮鬼地罵着，硬逼着王生媳婦打孩子。王生媳婦被逼不過，就舉起手來，輕輕打了兒子兩下。這一下可惹火了王維平的老婆，她轉身走進屋去，提出王維平的馬鞭子，沒頭沒腦地抽打王生媳婦。抽得她自己沒勁了，才把鞭子拋在王生媳婦面前說：



“我看着你，你給我打这个小臭要飯的！”

王生媳妇无奈，拾起鞭子，一看儿子，儿子两眼射着哀求的光，手象提着千斤的石头。

“打！打！”王維平老婆逼迫着，吼叫着。

王生媳妇把眼一闔，举鞭向儿子抽去，每抽一鞭，比抽在自己心上还痛，儿子每哭一声，就象锥子扎她的心……

沒娘管的孩子

母子俩离开家，王生心里难过得不行，可一想他們能吃上飽飯，王生也就心平气和下来。

这几天王生的伤势渐渐地好起来，就带着大儿子出門討要。他們走一庄过一村，天到晌午的时候，来到小寨。时令已是中伏，天气炎热。王生直觉得头晕脑涨，老想呕吐。就对儿子說：

“我們在树蔭里歇歇脚，睡一会，等天气凉快一点了，再进村討要吧。”

王生躺在树下，不一会就睡着了。

等他一觉醒来，用手一摸，沒了儿子，叫了两声，也沒有回答，正在納悶，一班孩子領着个六十来岁的老奶子，气汹汹地走过来。說：

“你們要飯吃的怎么也祸害人？我家刚做好的

一鍋黍米粥，你的孩子把一個黎鷄窩給捅在鍋里，叫我們那些受苦的回來喝西北風？”

王生趕緊賠禮道歉，說一定好好管教他，抓住他要狠狠地揍他一頓。

本來老奶子氣頭很大，見王生瞎目失明的，帶着孩子討要，也怪可憐，又一個勁地說好話，氣也就消下去了。她嘆口氣說：

“你知道這鍋粥的米，來的多麼不容易呀！”

王生央求走了老奶子，就到处找兒子，東喊一聲，西叫一句。其實兒子就在旁邊一棵樹上，他听父親說，要狠狠地揍他，不敢下來。

日頭平西了，听不見兒子回答一聲，王生心里有些焦急，他想也許是他自己跑回家去了。摸到家一找，沒有兒子。這下王生可急了，他圍着村到处喊起來。

這時太陽早已經下了山，鳥兒入了林，家家都吃過了晚飯，有的在院里乘涼，有的已經入睡。村莊山谷靜悄悄地傳蕩着王生喊兒子的回聲：

“大……有……子……”

不知是因為夜靜，還是因為王生聲音的哀傷，使人听了非常淒涼。老人們磕磕烟袋說：

“沒娘管的孩子，多可憐！”

黎明的时候，西铺的武委会主任杜奎同志出差回来，走在村边上，看见一个树窟窿里有个人影一晃，他怕是坏人或敌人的密探，就举起枪来，对准树窟窿喊道：

“什么人，赶紧出来，不出来开枪了！”

一个小脑袋探出来晃晃说：

“是我。”

杜奎一看是大有子，就问：

“你怎么在这儿？”

大有子眨眨眼，不敢说实话。杜奎说：

“走，回家吧。”

儿子回了家，一块石头落了地，王生从心眼里感谢杜奎。他把杜奎送出门去，回到家里又找不到儿子了。他心想：“这次走不远，过一会他自己就会回来。”可是，一天，两天过去了，儿子还没回来。王生吃不下坐不稳，围着村到处找着。后来，听村里传说，有人在鸡鸣村看见大有子放猪。王生赶紧奔了鸡鸣村。

鸡鸣村有个叫贾广发的，是个比较富裕的户。这天傍晚在村边树下看见躺着一个要饭的，面黄肌瘦怪可怜的。贾广发问他是什么村的，为什么不回家？要饭的说怕爸打。贾广发说：

“你給我家放豬吧，让你吃得飽飽的，比要飯強。你愿意嗎？”

小要飯的跳起来說：

“愿意。”

这就是大有子。

王生知道了儿子很好，心想：放豬比要飯強，反正能吃飽，就高高兴兴地回了家。

过了一些时候，一天中午賈广发慌里慌张地走进門来，見了王生，为难地說：

“大有子出了事。”

王生象晴天霹雷，赶紧問：

“出了什么事？”

“摔坏了。”

“怎么摔的？”

“他去放豬，”賈广发摘下草帽一面扇着一面說，“我們村的治安軍正在修崗樓，被狗日的馱子撞下山去，头和腿都摔破啦。”

王生一听不知如何是好，在屋里轉了两个圈，抄起要飯棍子，拉着賈广发說：

“走，我去看看。”

儿子的头和腿都摔伤了，血糊淋淋地躺在炕上，昏迷不醒。王生用手摸着儿子，連声地叫着。

他睜了一下眼，馬上又闔上了，急得王生沒抓沒撓的，扎撒着兩隻手連連地說：

“怎麼辦？這怎麼和他媽交代，他媽要看見孩子摔成這個樣，要心疼死了。”

這句話提醒了賈廣發，他嘆口氣說：

“王生大哥，咱是有啥說啥，孩子摔成這個樣，我看還是把他媽叫來好，萬一要有個好歹哩。”

王生說：

“我馬上去叫。”說着他摸起要飯吃的棍子向門外走去。賈廣發從後面趕來塞給他兩個餅子。

王生來到遵化城里王維平家，把孩子摔傷的事和老婆一說，老婆馬上落下淚來。兩個人去和王維平老婆請假。王維平老婆手夾着烟卷，眼望着窗戶，听完他們的話，又吸了一口烟，慢慢地吐着說：

“你走了，誰侍候老太太？”

王生是個老實人，遇事沒主見沒辦法，只會心里着急。王生媳婦和王生可不一樣，是個能說會道、辦事利落的人。她一聽王維平老婆的話，氣得臉都黃了：

“太太，叫你這一說，我們孩子的命還不如老太太的屎要緊呢唄？”

王維平老婆一聽王生媳婦話里有刺，氣得把眼

一瞪，把烟头往地上一丢，說：

“一个臭要飯的，死一口子两口子的算得了什么！”

“是呀，”王生媳妇气得嘴唇打着顫。“穷人的命，路上土，任人踏来任人踩，誰叫他們穷呢？可太太你也有孩子、也有老人呀！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……”王維平老婆气得說不上話来。

王生怕老婆說出更难听的話来，就赶紧拉着她，向王維平老婆哀求說：

“太太，你行行好吧，就算你积了阴德，孩子好了一定来給你磕头。”

“給我磕头！”王維平老婆用鼻子哼了一声，“我还不見呢。一句話，你不能走，吃了我們家的飯，就是我們家的人，叫走，你走，不叫走，你老老实实地給呆着。”

王生老婆气得眼前直冒金花，轉臉对王生說：

“好，你带着这个孩子回家吧，孩子死了，是他的命。你回家要好好地照看着这个孩子，千万别……一定要叫他长大成人……”說着掉下泪来，

“他們既然不让我的孩子活，我也要在这儿死給他們个样儿看看！”

正在这个时候，王維平走进門来，王生媳妇的話

他听了一清二楚，他怕鬧出事来惹麻煩，就赶紧說：

“既然孩子病啦，就回去看看吧。咱們乡里乡亲的，有話还不好說。”

王生赶紧轉过身來說：

“謝謝王先生，謝謝王先生。”

王維平一面脫着衣服一面說：

“謝什么，咱們一村一土的。”他脫下衣服，点着一支烟继续說：“王生呀，現在我是困难呀，等我鬧好了，亏待不了你們。让你媳妇回家看看，就叫她很快地回来。”

“好吧王先生，只要孩子好了，就叫她回来。”

王生媳妇一句話沒說，轉身走出屋去。

当王生和媳妇領着孩子出門的时候，上房传出王維平老婆的声音：

“你叫那穷婆子走了，你自己去侍候你媽！”

王生背着孩子，老婆領着王生，一路跌跌撞撞来到鸡鳴村，鸡已經叫了。王生媳妇闖进門去一看，孩子已經好多啦，也睜眼啦，也說話啦，虽然她落下泪来，可是心眼里安穩多啦。

賈广发給王生夫妇做了飯吃，天已經明了。王生媳妇說：

“还是让孩子回家养伤去吧，我再也不回遵化

啦，在家守着孩子。”

賈广发也怕再出事，就赶紧說：

“好呀，亲媽守着比誰也強。家里困难，在我这背斗粮食去。唉！我家的日子也是困难，在这人死鬼活的年月，有什么办法，要不他撞了咱的孩子，甭說你們，我也和他拉倒不了。这个，你不找他，他还想找你呢。唉，熬着吧。”

死，也要死在一起

一斗粮四个人吃，能吃几天。王生只好出門去討要。

这一天，天摸黑了王生还没有回来。王生媳妇心里焦急，孩子們不住連声地喊餓。王生媳妇只好到本村去要点。她走进屈福亭的家里（屈福亭是本村地主賊六子的狗腿子，过去凭着地主的势力，想办法欺侮老百姓），屈福亭的媳妇見她領着孩子进来，就赶紧說：

“咱們本村本土的这是干什么，来，快坐下。”她把王生的儿子領过来，上下仔細地打量着說：

“这孩子多精神，看餓得这样子。”說着由篮子里拿出一个餅子，塞給孩子說：“吃吧。”

她让王生媳妇坐在板凳上，說：

“唉，这个年头可真不好混呀！”說着她用眼瞟着王生媳妇。

“唉，誰家也比我家強。”王生媳妇低下头。屈福亭媳妇眼珠轉了三轉說：

“我說大有媽，現在的年月是自己的道自己走呀，你不能太死心眼了，放着鮮菜不挑，光溜着道边走。”

“唉，我可有什么办法！”王生媳妇叹口气說，“守着一个瞎子，两个不懂事的孩子。”

屈福亭媳妇瞅了瞅吃饽饽的孩子說：

“咱們乡里乡亲，我說句不系外的話，这样下去大人受罪是小事，要把孩子糟踏了。就說你們老大吧，要真摔个腿断胳膊折，你們能要着吃养他一輩子嗎？”

“是呀，那可有什么办法呢？”王生媳妇覺得这話說的也对。

“办法是有呀，就看你走不走。”屈福亭媳妇紧接着話茬說，“要我說……算了吧，这話說出来叫你伤心，还是不說好。”屈福亭老婆故意把話头停住。

“你說吧，我不伤心。”王生媳妇平时也常为这些事伤心，今个有个人說說，心里也敞亮敞亮。

“要我說……咱們亲近我才說這話，要系外的我才不管呢。”

“你說吧，我不怪。”王生媳婦急于要聽她的話。

屈福亭老婆故意把聲音放低：

“叫我說，你們把二小子出給人，讓他逃條活命，你們的日子也緩緩肩。”

王生老婆吃驚地瞪着兩眼，說不出一句話。

“要是不對你的心思，就當我沒說。”屈福亭老婆用眼瞟瞟王生媳婦，見她沒怪罪的意思，又補充說：“你想想，這世界上賣兒出女的多着呢，想不開是個難受事，想開了是條活路。你想他將來長大了，還能忘了你們是他的生身爹娘？還能虧待了你們？這又是一個靠山！”

王生媳婦雖然心裡難過，可生活逼得她無路可走，覺得這話也有點道理。就抬起頭來說：

“這事我自己也拿不了主意，等他爸爸回來，我們商量商量再說。你的好意我領情。”

屈福亭老婆見有活口話，滿臉噴笑地說：

“這個事你可得拿定了主意，他們瞎的瞎小的，全靠你養活他們呢，你不救他們誰救他們！”

王生媳婦告辭了。屈福亭老婆滿心高興，覺得

今几个这个事真凑巧，正想找她，自己送上門来了。原来是这么回事：屈福亭有个朋友想买个孩子，出的价钱不小，屈福亭夫妇就把这笔买卖揽过来。那个朋友来过几次，曾看见过王生的二小子，说象这样的就行。

王生回来，媳妇把出孩子的事和他一说。王生听媳妇的口語并不反对，就叹口气说：

“我瞎目失眼的，全家就靠你养活，孩子也是你拉把大的，你如果愿意，我不拦挡。”

王生虽然这么说，心眼里可非常难受，晚饭他一口也没有吃。王生媳妇也象失魂掉魄似的唉声叹气。有心不卖，怕养活不成孩子，有心卖了，这心头肉真难割呀！

第二天屈福亭老婆来催她，王生媳妇说：

“我们还没商量好，商量好了去找你吧。”

其实有什么可商量的呢！王生倒在炕上唉声叹气，他明明是不同意，可不愿意说出来。自己又拿不定主意，可真难呀！王生媳妇趴在炕上痛哭起来。哭着哭着，她忽然想起大嫂子——王荣家的，去和她商量商量，也许大嫂子会给拿个主意。

王荣家的把王生媳妇让在炕上，王生媳妇未从说话先落下泪来。她把卖孩子的事先后后说了一

遍，最后說：

“大嫂，你替妹妹拿个主意，这也是咱王家的骨血。”

王荣家的想了想，說：

“家貧、路窄、日子不好过，这是真的。可儿到底是儿，他是娘身上的一块肉，怀胎十个月不容易，一把屎一把尿，費了多少心血才拉扯这么大。为了一时的方便，就把他卖了。文书一写，更名改姓，任人家罵，任人家打呀，到那个时候，你心疼你难过，你有多少眼泪流不完呀，你就是抬个銀山去也換不回来啦！再說，媽带着老三老四向前走了一步，老三都那么大了，还没娶上个媳妇，听老三的口語，还想要你們一个呢，那是自己的亲人，自己的骨肉。你不想想，怎能把自己的骨肉卖給別人？咱王家的骨肉不能埋在別人的坟上。”

王生媳妇一面听着一面嗚嗚咽咽哭起来，等王荣家的把話說完，她一头扎在王荣家的怀里說：

“嫂子，是我一时糊涂，你算是救了你侄子的命，就是死，我們也要死在一起！”

屈福亭老婆的买卖沒做成，就咬牙切齿地在街上大喊大叫的說：“王生这家穷鬼，不依好，放着活路不走，再要飯誰也別給他，餓死这窝穷鬼！”

今 天

——今天是阳光普照

王生沒有餓死，他不会餓死。要按他自己的話說，就是人不該死終有救。不过，过去是从这一个火坑中被救出，又走进另一个火坑；今天，是永远地跳出火坑，是受苦人自己救自己，是受苦人組織起队伍，在共产党，毛主席的率領下，打下了天下，彻底地翻了身。

春雷第一声

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，解放区响起了第一声春雷——土地改革开始了，千年的封建制度要消灭，受苦人的穷根要拔掉。遵化县四十里鋪也象其他解放区的村庄一样，敲起春雷般的大鼓，这鼓声召唤着人們，鼓舞着人們，受苦的人站起来，向地主阶级进行斗争，夺回祖祖辈辈的劳动果实。

王生这个被旧世界压倒的人，在鼓声中抬起了头，挺起了胸，站在自己阶级队伍里，振臂高呼：

“打倒封建地主！”王生的眼睛是瞎的，可是他的心突然亮起来，他好象看见，受苦人的黑夜过去了，东方升起一轮红日。

在全村诉苦大会上，人们要王生诉苦，可是他站在台上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他的苦处太多了，是



語言所表达不出来的，他只有痛哭流涕，人們就跟着痛哭；他只有热泪双流，人們就跟着他流泪。王生的眼泪，不完全是悲痛的眼泪，是悲痛和欢乐混合起来的，是告别昨天迎接今天的眼泪。就在这种眼泪和欢笑中，王生家分得了七亩八分土地和一些家具。家具王生并不怎么喜欢，可是土地，当日宣布这七亩八分土地属于王生的时候，他止不住热泪盈眶，滚滚流下。土地呀土地，爷爷不是为你而死的嗎？爸爸不是为你而亡的嗎？全家人不是因为你才流离失所，东奔西跑地討要嗎？今天你到底回来了！

王生有了土地，就計劃着生产。一想起生产，王生又高兴又难过，高兴的是：自己到底种上了自己的地；难过的是：自己是个瞎子，孩子又小，光靠老婆一个女人家，能把地种好嗎？

这一天，王生和老婆来到自己地里，老婆看看这么一大片地，又没有牲口又没有农具，怎么个种法呢？就又悲又喜禁不住落下泪来。王生說：

“哭什么，有了媽媽还怕生不出孩来！毛主席既然把地分給我們，我們就是用手刨，也要把它种上，就是用眼泪浇，也要让苗长起来。”

王生就是抱着这样的决心种上了第一年的土

地。苗儿出来了，长得还不错，王生乐得阖不上嘴。可是到七月间，蒋介石匪军由长城退下来，路过四十里铺的时候，把他的苗子割去喂了马，王生媳妇为这大哭了一场。

第二年种地就更加困难了。一方面天旱，再加上缺劳力少肥料，这一年王生的七亩八分地并没有打多少粮食，连公粮也缴不起。这个时候王生才明白，光有土地，没有劳力、肥料，还是打不出粮食来呀！加上这年秋后，村里出卖土地的很多，王生心里慌慌的，他想：“这还了家的土地，真个的就保不住了？”

这一天，村里有个叫张让的到王生家来串门，说了几句闲话之后，就对王生说：

“听说了吗？咱村好多人出地啦，你有意思吗？白马峪有人想要你的地，出的价钱可不少呀。”

王生一听，头顶轰地一下，就象天塌下来一样。他蓦地站起来说：

“我的地是毛主席分给的，是穷人翻身的地，是打倒地主的站脚地，是穷人的心，是穷人的命，他就是给我万两黄金我也不卖，想买我的地是瞎了心，瞎了眼！告诉他们吧，让他们黑天白日想着去吧！”

王生躺在炕上，心里比烧上一把火还烦躁，左思右想，觉得过去的日子又在眼前晃哩。正在这时，王国藩走进門来，見王生愁眉不展，就問：

“二叔，有什么发愁事？眉头上結着疙瘩？”

王生叹口气說：

“唉，甭提啦，国藩呀，有人想买我的地。”

王国藩說：

“是呀，听說了嗎？咱村出地的可不少呀。”

“听說啦，这得請上級想个办法呀。”王生着急地說。

王国藩嘿嘿笑起来。

“上級早想出办法来了。”

“什么办法？”

“互助合作，組織互助組。”

“什么是互助組？”

“就是大家在一块干活，你少农具，我缺牲口，互相帮助，就能克服困难多打粮食。”

王生高兴地喊：

“那太好了！”

“好，你愿意参加嗎？”王国藩問。

“那还用問，只要是共产党、毛主席提出来的办法，我都干！”

“問还是要問，” 国藩笑哈哈地說。“因为这互助是自愿的！”

“我举双手自愿。”

从此王生参加了互助組。

参加了二年互助組，粮食比过去打得多了，可是还不够生活。王生每年除了領取国家的救济粮、救济款和寒衣之外，有时还不得不拿起他的討飯棍子和破鉄筒，到远的地方去要一些。

最后一次討要

到了一九五二年，村里出卖土地的更多了。互助組虽然好，可是抗不住天灾人祸。

这一天王生由外面回来，王国藩和杜奎正在家里等着他。王生一进门，王国藩就說：

“我們組織农业社，你参加不参加？”

“这农业社是干什么？”王生問。

“农业社就是把土地归在一起，牲口車輛是大夥的，大夥在一块种地，打了粮食地一半劳一半。”

王生想了想說：

“这农业社能叫大夥不卖地嗎？”

杜奎一听哈哈大笑說：

“哥呀，农业社这个药正是治卖地这个病的，

不信你吃付看看，保险你这辈子再也卖不了地。”

王国藩也笑着说：

“不但保你这辈子，它能保子孙万代。”

王生说：

“要是能保不卖地，就是跟着农业社要饭吃，我也走在前头。”

逗的王国藩和杜奎又笑起来。王国藩说：“这农业社是引导大家走向幸福，再不受穷的道路，怎么能要饭吃呢？”

王生也笑了。

“我是打比方，表表我这心。”

就在这一年，王生参加了全国闻名的“穷棒子社”。

晚上“穷棒子社”在王荣家开全体社员大会，大家讨论了土地、牲口和农具问题。计算来计算去，二十三家只有三条驴腿，最后大家讨论明年种地的籽种，有人说：

“咱们办起了农业社，国家还不贷给咱们籽种呀！”

王国藩说：

“咱不向国家伸手。我打个比方，咱办社好比一家子过日子，日子刚一过，就向人借钱，那样的

日子能过好嗎？”

又有人說：

“可咱們这二十三家是全庄最穷的，大家拿不出种子来呀。”

杜奎說：

“头年大家是怎么种的地，籽种是哪来的？”

大家嚷嚷着說：

“那还不是亲戚家要点，朋友那儿借点，凑合着种上啦。”

有人說：

“有的还是討要来的呢！”

王国藩說：

“对，我們就是討要，也要把籽种弄来。要沒有这种精神我看社办不好。有人不是罵我們是穷棒子嗎？我們就是要让他看看这点穷棒子劲。”

王生心里想：“着，要按这样办社，这样过日子，社还能办不好？明天我就去要种子。”

第二天王生起来，换了一身干净一点的衣服，拿起要飯棍子，提起鉄筒，对媳妇說：

“我去替咱社要种子去啦！”

王生媳妇笑着說：

“哪有要籽种的？”

王生說：

“看，要來千家糧，種咱社里的地，這是個吉慶事兒。舊社會那嬌生的孩子，不是要穿百家衣，長命百歲嗎？咱社里種上千家糧，幸福萬年！”

說得王生媳婦也笑了。

王生今天出門討要，和以往二十幾年的討要心情完全不一樣。過去是飢寒交迫，如赴法場，今天象是趕廟會走親戚，總覺得象有點喜慶事在等他。他在山坡上不知不覺地哼起“皮影”來。

傍晚，王生回到村里，他要來了不少的籽種，其中最多的是瓜子。那年建明社種了不少的瓜，每逢社員吃瓜的時候，都說：“這還是王生要來的瓜子呢。”說着大家哈哈笑個不止，此是后話。

吃過晚飯，王生拿着要來的籽種，找到王國藩和杜奎，他把籽種往地上一放說：

“這是我要來的籽種，交給你們。”

王國藩和杜奎一看各種籽種都有，就哈哈的笑起來，笑得王生不知道咋回事，就問：

“怎麼，太少呀？”

杜奎說：

“我的哥，你真去要籽種去啦？”

“你們不是說就是要籽種，也要把咱社里的地

种上嗎！”

“那是我們办社的精神，不向国家伸手的决心，不是真让你去要籽种。你可好，給你个棒錘，你就当‘針’认。”

国藩也說：

“你入了社，就是社里的人啦，出門討要 走陡坡过山梁，要出个差錯，咱社里要担心，外人也笑话咱。”

王生說：

“看，我要了半天籽种，倒受起批評来了。”說完他哈哈大笑起来，又接着說，“国藩，杜奎，你俩知道，我要了二十多年飯，以为我还没要够嗎？可是为了咱的社，你叫我干什么，我都干。不过話又說回来了，这次討要，是我此生此世最后的一次討要了。”

討籽种这件事，直到現在，在建明社还传为笑談。

第一年丰收

春天到了，社里开始种地，这可愁坏了王生。自己瞎目失眼，可能干什么活呢？王生已經二十多年沒正式干过庄稼活了，在互助組的时候，組里的

人都不要他换工，一方面是照顾他，再一方面怕他把苗子糟踏了。现在入了社，还不是和在互助组里一样？

街上人喊牛叫，下地的人们象赶庙会，好象是故意向王生示威似的。王生在屋子里唉声叹气，愁眉不展，象是丢了魂一样，坐下站起来，站起来又坐下。正在这个时候，杜奎走进门来：

“二哥哟，社里给你分配活啦。”

王生蓦地一下站起来，结结巴巴地说：“给……给我分……分配了活啦？”他好象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又接着问，“我……我能干什么呢？”

杜奎说：

“别问啦，到地方你就知道啦。”说着拉起王生就走。他们来到一个羊圈的旁边，杜奎交给他一把铁锹说：

“这是一把铁锹，这是除出来的羊粪。”他拿着王生手中的锹拍拍，说：“这是筐。”他让王生用手摇摇，说：“你把粪装在筐里，我们就往山上担。”

王生本来就是干庄稼出身，装粪这活又算不了什么，虽然他眼睛瞎，他的耳朵和感觉是灵敏的，他装得非常好，就是有一点半点撒在地上，他都听得见，等筐挑走了以后，他再用锹拨拉回来。

一筐筐的粪挑走了，只剩下王生一个人，他双手拄着铁锹，心内想：“我到底又能干活啦，我到底又回到大家的生活当中啦，大家干活我也干活，大家说笑，我也说笑，这有多好，多叫人高兴！人们不是常说幸福嘛，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？”

王生激动地流下泪来。

送粪的人们回来了，他们担来上圈的垫脚，倒在羊圈旁边。王生又为他们装上。人们又挑着走了。王生刚想坐下来休息一下，他忽然想起来，我要是把垫脚撒在圈里，不省得他们再垫吗？他攥着羊圈门，走进圈去，用脚摸着量量羊圈多宽多长，就站在羊圈外面撒起垫脚来，他撒得非常均匀。

王生的活路越来越宽，他不但能装粪上圈，还能出圈、锄草，不过这些都是家里的活，他总想干干地里的活。这一天，他找到国藩和杜奎说：

“二位主任，你们看地里的活这么多，大夥都忙不过来，能分给我一点吗？”

国藩向杜奎挤挤眼，意思是说，你看这没眼的人干劲都这么大。就对王生说：

“地里的活杜奎是总管，让他给你分配吧。”

杜奎想了想说：

“对，咱们正在耕地，咱们那‘三条驴腿’拉

耨，还需要一个傍耨的，你要駕耨，让驢拉套，这不省下一个傍耨的嗎，你看行不行？”

王生駕着耨，凭他的感觉和精心走得非常直，如果后面一喊停，他馬上把套一拉，驢馬上就站住，这样他們配合的非常好，拿耨把的說：“比有人傍耨还好呢。”王生听了非常高兴，他觉得自己象是飞出籠的鳥，能随便的在广闊的天空中飞翔了。

晚上回到家里，王生拿过扫帚来扫扫院子，整理整理柴火，这些活做得非常利落快当，好象他的眼根本不瞎似的。王生媳妇有点奇怪地說：

“这老头子怎么啦，真象是越活越年輕啦。”

不錯，王生的青春正在恢复着。

經過一年的苦战，建明社得到了大丰收，平均每亩产量一百二十八斤。轰动了全村。这是四十里鋪的坡地从来没有过的最高产量，全社所有的人都象晚鳥鬧林似的議論着，异口同声地說：“这农业社就是比互助組优越！”

这一年王生全家做了二千八百多工分，共分現款八十多元，分粮三千二百斤。各种各样的粮食都有，破茅屋里盛不下，就堆在院子里，王生象喝醉了酒似的，守着粮食坐着。晚飯做熟了，老婆叫他

吃飯，王生說：

“不知为什么，我不想吃。”

王生老婆也笑着說：

“我也是吃不下去，过去要飯吃的时候，一天价肚子餓。現在有了粮食，倒吃不下去了。”

月亮升起来，孩子們都睡了，王生还是舍不得离开。过一会，他抓起碎石般的白馬牙玉米，由这个手里倒在那个手里；过一会，又抓起大粒黄豆，由这个手里倒在那个手里。他总是喜欢不够，总舍不得离开它們。王生心里想：

“过去全家的粮食就盛在要飯吃的破鉄筒里，破鉄筒就是全家的仓库，全家人的生活，要看鉄筒，鉄筒滿着，全家一天的日子好过，鉄筒不滿，一家就要餓肚子。如今社里的地，从南山到庄西，从北河滩到庄东，面积是这么大，收的粮食是这么多，光我一家就分了几千斤，要用那个破鉄筒来量，可以量几百筒。过去唯一能保护全家的是那条要飯吃的棍子，那条棍也不过能挡一挡地主家的狗。如今保护全家的，是公社，是全国，是社会主义。”王生想到这里，微笑着滚下眼泪，眼泪落在白馬牙玉米上，映着月亮，閃发着光亮。王生心里想：“过去常听见人們說，受苦人的眼泪是苦的，

享福人的眼泪是甜的。”他趴下尝了尝自己的眼泪，笑着说：

“我的眼泪是甜的，我浑身上下都是甜的，我全家，我们全社都是甜的。”

重見光明

近来王生的眼睛总是发着光亮。人们都这样说，王生自己也这样感觉。

这是为什么？是因为日子好过啦？还是因为生活痛快啦？恐怕这两样都有。有的时候，突然一下王生觉得眼睛亮起来，眼前的人影、树木，社里的牛马、羊群、车辆，都在他眼前晃动起来，然而，就是那末一下，马上又模糊起来。他心里想：“这大概是自己太想看看社里的东西了吧！脑袋里想出来的，不是真的看见的。”

这天清早，王生起身时天还不甚亮，他要到南山去办一点事，走到山坡上天渐渐亮起来，他无心地抬起头来，啊！在他眼前出现了绿油油的庄稼，河滩的杨树闪着白光，弯弯曲曲流水的小河……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举起双手揉了揉，庄稼，树林，小河仍然显现在眼前，他睁大了眼睛，可劲的看着。可是这些东西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完全消失

了。

王生回到家里，把这个情况对老婆一說，老婆劝他說：

“你到医院去看看吧，万一要能治好呢。”

王生一笑說：

“治什么，都快五十岁的人啦。”

“看你这个人，”王生媳妇有点不滿意地說。

“你平常不是常說，我們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我們越活越年輕，怎么今几个倒卖起老来啦？”

王生搖搖頭說：

“我不是卖老，我总觉得是我的心看見了，不是我的眼看見了。治也治不好，何必費那个事。”

“有枣沒枣打一杆子，治得好治不好去試試。馬上去，和社里說說去。”

在老婆的督促下，王生找到国藩，把治眼的事一說，国藩說：

“前两天我們在社委会上也議論了一下这个事，准备放你的假，让你去治眼，医药費咱們社担負。去，让佟启先給你开个介紹信，到区卫生院去检查一下。”

王生来到鸡鳴村区卫生院，把介紹信交給张院长，张院长一看是建明社的王生，知道他在旧社会

受了不少的苦，就特別关心，仔細地为他检查了眼睛。检查过后，张院长說：

“你这眼睛要动手术，需要住院。”

王生一听要动手术，心里想：“一个眼睛怎么能动手术呢，弄不好会瞎得更厉害。再說，社里的活正多，过一陣再說吧。”于是王生对张院长說：

“我回去商量商量，要是治我就再来。”

王生走的时候，张院长再三嘱咐他，不能再耽誤，一定要很快地回来。

可是王生一去再沒有回来。

又过了一些时候，卫生院搬到四十里鋪，张院长专门到王生家去动員他治眼睛。王生只是笑笑，既不說治，也不拒絕。王生媳妇和张院长也熟，就打趣地說：

“你这治病的先生，都找上門拉买卖来了。我們治病沒錢呀！”

张院长笑着說：

“国藩主任早說啦，社里包起来，不用你們拿錢。”

王生媳妇也笑了。又說：

“你三趟两遭动員他治眼，你能保好嗎？”

“你看，”张院长說，“我們都找上門来了，

“还不想治好嗎？”說得大家都笑起來。張院長又說：“這次治眼，你不用住院，把你送回家來，我每天到家里來給你換藥。”

王國藩和杜奎也幾次勸說王生，就在大家督促之下，王生的眼睛動了手術。他躺在家里，張院長每天到家里來給他換藥。一個星期過去了，張院長取下他眼上的紗布，讓他試一試，看看能不能看見東西。王生睜開眼睛一看，眼前一片明亮。人，房屋，透過窗戶遠處的山峰，都清清楚楚顯現在眼前，可是他不相信這是真的，用手揉揉眼再看，這些東西越來越清楚，再也沒有消失。他感動的抓住張院長的手說：

“舊社會讓好人變成瞎子，新社會讓瞎子又長出眼睛來。”

一次現身說法的宣傳

一九五五年秋末，地淨場光，天高氣爽，湛藍湛藍的天空，罩着赤黃色的山崗，天空顯得更藍，秋色顯得更濃。

這一天，王生媳婦要帶着二兒子到薩河橋去看王生的弟弟。清早起來，娘兒倆梳洗打扮起來。王生媳婦上身穿一件海潮藍的褂子，下身穿一條墨青

的单裤，脚上穿一双家做千层底鞋，又漂亮又结实。王生看着媳妇打扮好，上下瞅瞅，笑着说：

“这一打扮年轻了十岁。”

王生媳妇笑着斜了他一眼说：

“去你的吧，老不正经。”

儿子呢，穿一身学生蓝的裤褂，脚上是白色的运动鞋，头上罩一条白色黄格的毛巾。娘儿俩收拾得浑身新鲜，上下光亮，真象个走亲戚的客人。当然，这个时候谁也不会承认，这就是七、八年前，破衣垢面拉着棍子讨饭吃的那娘俩。他们又提上一个篮子，篮子里装上社里自家收的花生、栗子，还有白馒头和点心，就动身了。

萨河桥在迁西县境内，离四十里铺四十五里路。娘俩顺着山路，走过了几条沙河滩，越过了几道秋山岭，来到一个三岔路口的地方，正不知道走哪条道是上萨河桥的。那边忽悠悠悠走来一个担挑卖泥娃娃的。王生媳妇问道：

“借光问一声，上萨河桥走哪条道对呀。”

卖泥娃娃的一看这娘俩穿戴这样新鲜，料到是走亲的。就说：

“你们上萨河桥呀，同路，搭伴走吧。”

三个人一路走，就拉起话来。王生媳妇问：

“你是哪庄的？”

“我是迁西县人。”

“你们庄成立了农业社了吗？”

“成是成立了，我……嘿嘿，我还没有参加。”卖泥娃娃的有点不好意思，他怕问下去，自己先说了。他接着问：

“你们是哪庄人？”

“遵化县四十里铺的。”

“四十里铺的？”卖泥娃娃的一惊，把头由担子下面钻过来，伸长了脖子，重新打量娘俩。那你们庄上的农业社办的好呀，全国出名，你们的主任王国藩，不是还进过北京，见过毛主席吗？这些事都是真的吗？”

王生媳妇笑着慢慢地回答：

“是真的，一点也不假。”

“好，正好，”卖泥娃娃的又换了一下肩说。

“我正想打听一件事，碰见你，算巧啦。”

“什么事，问吧。”

“你们庄有个叫王生的吧？”

王生媳妇笑了，心想：“你算问着了。”就马上回答：“是有个叫王生的。”

“听说他要了二十多年饭，家里苦得不行，还

是个瞎子，是嘛？”

“是，过去是瞎子，现在不瞎了。”

“现在怎么不瞎了？”卖泥娃娃的好奇地问。

“农业社花钱给治好了。”

“真的？”卖泥娃娃的不等回答，摇摇头说。“真是，真是……哎，好，咱先不说他现在瞎不瞎，听说他第一年入了农业社，就分了好几千斤粮食，现在日子过得比中农还强。这是真是假？”

王生媳妇笑笑说：

“是真的，第一年分了二千一百斤粮，五千四百斤白薯，今年分了三千四百斤粮，还有三百二十块钱。”

一提起这些事，王生媳妇不由得从心眼里高兴。

“我不信。”卖泥娃娃的把头摇得象拨浪鼓。

“农业社再好，一个瞎要饭的，一年就分几千斤粮食？那除非是作梦，要不就是吹牛说大话。”

“是真的，不是说大话，不信，你去亲眼看看……”王生的儿子想和卖泥娃娃的争辩，妈妈向他摆摆手。儿子还有点不高兴，歪着头直生气。王生媳妇说：

“这一说你不信，是吧？”

“我不信。”看来卖泥娃娃的是有点一根筋抬死杠。“几千斤粮食，那得多大一堆？得多少布袋盛？嘖嘖嘖！”卖泥娃娃的咂着嘴。“要叫我一个人吃，得吃多少年？”他羡慕地点着头。

王生媳妇看着他那大惊小怪的样子，差一点笑出来。

“怎么样才能叫你信了呢？”王生媳妇问。

“除非让我亲眼得见。唉！本来我是想到四十里铺去看看，可这几天闹了一点病，身子骨不壮实，道又远，就没去了。”

王生媳妇笑了。心想：“马上就让你看见。”就說：

“要让你亲眼看见也不难，可咱们要赌点东西。”

“你说赌什么？”

“不用赌别的，”王生媳妇看看他的泥娃娃說。“你要看见了，就把你这泥娃娃给我们两个，我们拿回家去给孩子玩。”

“那还不容易，大的小的你随意挑。”

“一言为定。”

王生媳妇低头又笑了。她用手掸了掸衣服上的尘土，問道：

“那么先請你看看我們娘俩这穿著打扮，还有我們走亲拿的这些东西。”說着掀开篮子上面的毛巾，让他看看。“我們象个什么主儿？”

卖泥娃娃的不解其意，再一次上下打量着她們娘俩。王生的儿子抿着嘴，不敢笑出来，站直了身子让他看。卖泥娃娃的眨着眼想了想說：

“你們家呀，最少也得种它个三头二十亩的，养着一头牛，也許还有个小毛驴子，十几只羊。”

王生媳妇隱着笑問：

“要按成份，我們家該是个什么农？”

卖泥娃娃的又想了想，說：

“中农吧，新社会中农也比过去高啦。”

“不再高点嗎？”

“高不了啦。”

王生媳妇噗哧一笑說：

“好，现在就让你亲眼看看吧，我就是王生家里的，他就是王生的儿子。”

卖泥娃娃的惊得目瞪口呆，他站住脚步，上上下下看着娘俩，忽然也噴声笑了。

“你真能逗呀，这样的事还开玩笑。”

王生媳妇郑重其事地說：

“看你这个人，开玩笑还有愿意給人家作媳

妇，给人家当儿子的吗？”

卖泥娃娃的一想，也是呀，开玩笑那有这样开法的。就问：

“你们真的和王生是一家子？”

王生的儿子骄傲地说：

“真的是一家子，王生是我爸爸。”

卖泥娃娃的点点头，顺手把挑子放下说：

“好，我信了，我认输了，你们挑泥娃娃吧。”

王生的儿子真要拿泥娃娃，王生媳妇拦住他说：

“刚才是说说笑话，那能真要你的泥娃娃。”

卖泥娃娃的瞪着眼说：

“那可不行！我这个人向来是这样，说了话算话。”

说着他拣了两个最大的泥娃娃，放在地上，挑起担子来就走。王生媳妇赶紧说：

“我们不要你的泥娃娃，赶快挑着卖去吧。”

卖泥娃娃的一面走，一面回过头来说：

“我不卖泥娃娃啦，回村参加农业社去。”

“那你也把泥娃娃带走吧。”

卖泥娃娃的又回过头来说：

“不，算我送给你们建明社啦。”

新房旧屋

四十里鋪分东西二鋪，中間相隔一条道。这条道，南去上长峪山谷，北来下河滩树林，是东西二鋪的中心。全村有什么集会、娱乐、庆祝的事，都在这里集合。这里常常停放着社里的拖拉机、胶輪車，或其他的新式农具。东西二鋪的社員們，每天上山收拾果树，下地拾掇庄稼，都从这里走过。去建明公社参观的人，也必须经过这里。

就在这样一个显要地方的东北角上，有一間破茅屋，那真是破得不象样子，屋頂的茅草，好多年以前就发了朽，有的地方凹下去，有的地方凸出来，茅草变成酱黑色，活象多年的陈馬粪，如果走近了，还会嗅到一股朽酸的霉味。再看那墙壁，简直象乱石堆，有些地方还有点墙壁样，有些地方窟窟窿窿的，用乱石堆堵着。整个茅屋活象个干癩的狗尿台，上面濺着稀泥。这样的茅屋不用說人住，連猪狗都不进去，随时都有倒塌的危險。这就是伴随着王生全家要了二十多年飯的那間破茅屋。

就在这間破茅屋的西北面，也不过相隔十步远，盖起了五間寬大的石头新房，这房真是又坚固又漂亮，青石垒的根基，白石作的墙壁，白灰灌

浆，青灰抹縫，石头的楞角对得非常巧妙，构成了自然的花紋，远远的看去就象古代的方案。屋頂是石灰捶的，三年五載也別担心会漏。就連屋頂的烟窗，也是亭樓式的，烟不是从上面冒，而是向四面出。再看看那焦黃的窗戶，已經上过两遍油，閃閃发亮，衬得窗上的玻璃都分外清亮。屋里面的墙壁是白灰亮过的，鏡明雪白，尤其是太阳照在窗上，屋內显得又豁亮又寬敞。这就是王生参加农业社四年后盖的新石房。

那間破茅屋和新石房并排地站在那里，显得它那么縮气那么难看，石房是那么高大那么雄伟有气魄。对比之下是那么不相称。路过这里的人，都会这样想：在这样漂亮房子旁边，为什么非留着这样一間又破烂又陈旧的东西呢？拆了它，垒上一道新墙，再种点瓜瓜菜菜的，不是更好看更合适嗎？对，这新房旧屋的主人——王生也是这么想的。

新房盖好的那一天，王生让老婆做了頓肉餃子，外加二两烧酒。吃完餃子，王生轟地跳下炕去，伸手抄起一把鉄鎬，对老婆和两个儿子說：

“走，拆那間伤心的破茅屋去！”

茅屋沒拆了，为什么？咱們話分两头說。

近来王国藩看到一些現象，使他很伤脑筋。比

如，有些青年人过上了好日子，却不知道好日子是怎么来的。一年，全村有二十几对结婚的，这是天大的喜事，可是这些年轻人结婚后，不说好好闹生产，让地里出产更多的粮食，都摆起阔气，讲究起穿戴来。今天这一对请假赶集，明天那一对请假进城。下地晚，收工早，队长教育他们好好干活，他们却说：“忙什么，有吃有穿，银行里存着钱，少做点没啥。”就连戴存这个受苦的孤儿，也穿起买的千层底鞋上山干活计。这些事总是在王国藩脑子里转游。

那天，开了个支委会，决定对这些年轻人进行一次新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，请区委选一些教材。区委来信说：“光书本上的教材还不够，最好是活的真人真事，西铺这样的教材是不少的。”

王国藩和杜奎一个个地盘算着，看看哪个最合适。这个时候正赶上王生的新房刚盖好，王国藩看看石房，再看看破茅屋，灵机一动，手拍大腿，心想：“这不就是最现成最好的教材吗？这不就是新旧生活最好的对比吗？”

说来也巧，就在这个工夫，王生夫妇带着两个儿子，拿着镢镐来拆破茅屋。王国藩一看，赶紧迎过去问：“你们干什么？”

王生說：“拆了这个伤心的东西！跟着它受了一辈子罪。”說着叭嚓就是一鎬。

王国藩上前抓住鎬把說：

“这間茅屋可不能拆！”

“为什么？新房盖成了，出来进去的看着它，就想起过去，想起过去就伤心，不如拆了心净，把过去的苦日子忘它个一干二净！”

王国藩笑了，說：

“嗨，就是为了你說的这个，才不能拆它。”

王生眨眨眼，他不明白王国藩話里的意思。

王国藩看看那間破茅屋，說：

“咱們上了几岁年紀的人，吃过旧社会的苦，尝过苦日子的味，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，才懂得今天的好日子来的不容易。那些年輕人，吃水不知道井怎么挖。不知道过去就不懂得現在，忘了过去就是忘了根，忘了本。天长日久，沒根沒本，就象山上的树，风一刮雨一打就倒下了。这間破茅屋就是过去，这五間新石房就是現在，讓他們看看茅屋，讲讲过去，想想現在，这样他們就会知道今天的好日子是怎么来的。你說这間破茅屋拆得嗎？”

王生听了这一番話，感动得把鎬一扔，說：

“好，叫你这一說，不只年輕人，我們上了岁

数的人也不应该忘了过去。我把它留着，出门看看它，进屋想想它，闲着没事说说它，让子孙万代记住它，知道我们的日子是由什么道上走过来的。”

说得王国藩笑了，王生夫妇和儿子也笑起来。

过了几天，上海电影制片厂来拍建明社的记录影片，正好拍到王生夫妇过去讨饭这一段生活。拍电影这是个新鲜事，全村男女老少，尤其是年轻的小伙子，姑娘和媳妇都来看热闹，王生家的院子里闹闹嚷嚷，风雨不透。这时候王生夫妇穿着过去讨饭的衣服，拿着破铁筒和棍子（这些东西是特为保存下来的），走出屋来。大家一看，挺新鲜，都哈哈大笑起来。这时拍摄工作还没有准备停当，王国藩看看是个机会，就把王生夫妇叫到破茅屋跟前，指着破茅屋问一个小伙子：

“笑半天，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？”

小伙子撇嘴一笑，说：

“谁不知道，这是王生叔过去要饭时的房子。”

王国藩又问：“他们是怎么要的饭，为什么要饭？跟这间破茅屋有什么关系？他又是怎么瞎的？”

小伙子被问住了，直楞着两眼答不上来。

其他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们也直了眼，他们心想：“是呀，过去只知道王生叔他们要饭吃住这间

茅屋，王生叔他們是怎么要的飯，他的眼又是怎么瞎的？跟這間破茅屋有什么关系？象也听老人讲过，当时沒仔細听，日子长了，模模糊糊地也記不清了。”

有些才过門的新媳妇，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就心急地問：

“是怎么回事，主任，你給讲讲吧。”

“还是让他自己讲吧！”王国藩指着王生說。

王生就把他們夫妇如何結婚，如何瞎了眼，怎么样討飯，从头至尾讲了一遍。

有些人听呆了，年輕人的脸上表现出憤怒。

这时王生脸上两行热泪，刷刷地滾下来。他是为过去的苦日子伤心呢？还是为今天的幸福生活所感动呢？恐怕两者都有吧。

就从这一天起，新旧生活对比的社会主义教育开始了，課堂上讲，实际生活里看，王生的“新房旧屋”就成了有力的活教材。

直到現在全西鋪的人，每逢走过這間破茅屋的时候，总是看它两眼，想想过去的苦日子，他們把这間破茅屋，当成新旧生活的标志，每逢看見它，就想起今天的好日子来之不易，无形中身上增添了新力量，不管干什么活，劲头好象用不完。

尾 声

王生家史，写到这里应该结束了，也许有人要问：王生家现在的生活怎么样？我可以简短告诉大家：一步比一步好。因为他们正沿着人民公社这条康庄大道继续前进。但是，王生深切地知道，幸福的取得是多么不容易，需要付出多少痛苦、眼泪、斗



爭和劳动呀！王生全家現在常說这样一句話：“要不是共产党，我們哪有今天。”这句话听起来很平常，然而出于王生之口，这其中包含着多浓厚的感情和切身体会呀！新社会、旧社会，一字之差，生死之别。有誰比王生全家体会更深刻呢？有一次，王生的哥哥王荣嫌布少，說了两句不好听的話，王生在二十三戶貧农会上跳着脚說：“說布票少的人都是忘了本，旧社会的布不用布票，你买得起一寸嗎？”王生不会讲理論，但他的話是这样让人信服、尊敬。王生常說：“过去的日子是过去了，可給我們留下的痛苦要永远記在心上。”